

新小說

第貳年貳號

(原第拾肆號)

人詩大洲歐
Great Poets in Europe.



利斯人國英
Bissie Shodley.



地哥人國德
Johann-Wolfgang Goethe.



拉路舍人國德
Friedrich Schiller.

新小說第貳年 第貳號目錄

●圖 畫

歐洲大詩人

●論 說

論戲曲

三 愛

●社會小說……………一

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
我佛山人

第十五回論善士徵言議賑捐 見招帖書生談會

黨●第十六回觀演水雷書生論戰事 接來電信

游子忽心驚●第十七回整歸裝游子走長途 抵

家門慈親喜無恙

九命奇冤

嶺南將吏重編

第六回鼠牙雀角宗孔穿牆 虎噬狼吞爵與設計

●第七回假三千債搶三百銀強徒得意 打五巴

掌換五擔米鄉老便宜●第八回明恩怨夫妻大鬧

盡慈孝母子傷心●第九回贈衣銀賢母憐貧

慈羅巾淑媛謝世

●寫情小說……………六九

電術奇談

東莞方慶周譯述

第十五回問底細悟徹奸徒計 病纏綿深感熱心

人●第十六回醜陋漢忽起痴情 老樂師暢談技

藝●第十七回多情入駁涉求芳躅 薄命女慷慨

入梨園

●法律小說……………九九

宜春苑

無款羨齋譯

●偵探小說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毒蛇圈

上海知新室主人譯

第十三回假惺惺一番議論 潛踪跡暗察行藏●

第十四回擬游觀愛媛約侶伴 怪失言少女動嬌

嗔●第十五回撒嬌疑怒女請婚期 避嫌疑兄妹

雙辭別

●割記小說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嘯天廬拾異

俠客●義犬●痛哭生●判子●長毛婦●道士●
某孝廉●鴉片鬼●普陀寺律●皮匠●俠客二

●傳奇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
警黃鐘傳奇

新黃樓主人

第六齣取盟

●雜錄……………一六三

學界趣語

黔南英雄戲草

萬壽假●斌尖卡愧●陸元鼎笑話●對聯二則●
婚姻不自由之結果●相公輸入學校

●附錄……………一六七

小說叢話

浴血生

小說閒評錄



社會
小說

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
我佛山人

第十五回

論善士微言議賑捐

見招帖書生談會黨

當下繼之換了衣冠。再到書房裡。取了知啓道。這回只怕是他的運氣到了。我本來打算明日再去。可巧他來請。一定是單見的。更容易說話了。說罷又叫高升將那一份知啓先送回去。然後出門上轎去了。我左右闲着沒事。就走到我伯父公館裡去望望。誰知我伯母病了。伯父正在那裡納悶。少不免到上房去問病。坐了一會。看着大家都是無精打彩的。我就辭了出來。在街上看見一個人在那裡貼招紙。那招紙只有一寸來寬。五六寸長。上面寫着一張大仙有求必應。七個字。歪歪的貼在牆上。我問貼招紙的道。這張大仙是甚麼菩薩。在那裡呢。那人對我笑了一笑。並不言語。我心中不覺暗暗稱奇。只見他走到十字街口。又貼上一張。也是歪的。我不便再問他。一逕走了回去。繼之却等到下午纔回來。已經換上便衣了。我問道。方伯那裡有甚麼事呢。繼之道。說也奇怪。

望風頭打抽
豐亦怪現狀
有之一端也
難開觀此益
信

我正要要求他寫捐。不料他今天請我。也是叫我寫捐。你說奇怪不奇怪。我們今天可謂交易而退了。說到這裡。跟去的底下人。送進帖袋來。繼之在裡面抽出一本捐冊來。交給我。我看。我翻開看時。那知啓也夾在裡面。藩臺已經寫上了二十五兩。這五字却像是塗改過的。我道。怎麼寫這幾個字。也錯了一個。繼之道。不是錯的。先是寫了二十四兩。後來檢出一張二十五兩的票子來。說是就把這個給了他罷。所以又把那四字改做五字。我道。藩台也只送得這點。怪不得大哥送一百兩。說不能寫在知啓上了。寫了上去。豈不是要壓倒藩臺了麼。繼之道。不是這等說。這也沒有甚麼壓倒不壓倒。看各人的交情罷了。其實我同陳仲眉並沒有大不了的交情。不過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。但是寫了上去。叫別人看見了。以爲我舉動闊綽。這風聲傳了出去。那一班打抽豐的來個不了。豈不受累麼。說也好笑。去年我忽然接了上海寄來的一包東西。打開看時。却是兩方青田石的圖書。刻上了我的名號。一張白摺扇面。一面畫的是沒神沒

錢到了手自
然不必回信

讀書人當
中却有個無賴
奇極

倘使中了狀
元豈不要叫
張狀一笑

彩的兩筆花卉。一面是寫上幾個怪字。都是寫的我的上款。最奇怪的是稱我做夫子大人。還有一封信。那信上說了許多景仰感激的話。信末是寫着一門生張超頓首。一六個字。我實在莫名其妙。我從那裡得着這麼一個門生。連我也不知道。只好不理他。不多幾天。他又來了一封信。仍然是一片思慕感激的話。我也不曾在意。後來又來了一封信。訴說讀書困苦。我纔悟到他是要打把勢的。封了八元銀。寄給他。順便也寫個信。問他爲甚這等稱呼。誰知他這回。却連回信也沒有了。你道奇怪不奇怪。今年同文述農談起。原來述農認得這個人。他的名字。是沒有一定的。是一個讀書人當中的無賴。終年在外頭靠打把勢過日子。的前年冬季上海格致書院的課題。是這裡方伯出的。齊了卷寄來之後。方伯交給我。我看。我將他的卷子。取了超等第二。我也忘記了他那卷上是一個甚麼名字了。自從取了他超等之後。他就改了名字叫做張超。然而我總不明白他。爲甚這麼神通廣大。怎樣知道是我看的卷。就自己願列門牆。叫起我

老師來。我道。這個人也可以算得不要臉的了。繼之嘆道。臉是不要的了。然而據我看來。他還算是好的。總算不曾下流到十分。你不知道現在的讀書人。專習下流的。不知多少呢。說話時。我翻開那本捐冊來看。上面粘着一張紅單帖。印了一篇小引。是募捐山西賑款的。便問道。這是請大哥募捐的。還是怎樣。繼之道。這是上海寄來的。上海這幾年裏頭。新出了一位大善士。叫做甚麼史紹經。竭盡心力的去做好事。這回又寄了一百份冊子來。給這裡藩台。要想派往各州縣募捐。你想這江蘇省裡。連海門廳算在裡面。統共只有八府三州六十八州縣。內中還有一半是蘇州那邊藩台管的。那裡派得了一百冊。只好省裡的同寅也派了開來。只怕還有得多呢。我道。這位先生。可謂勇於爲善的了。繼之笑了一笑道。豈但勇於爲善。他這番送冊子來。還要學那古之人與人爲善呢。其實這件事我就很不佩服。我詫異道。做好事有甚麼不佩服。繼之道。說起來。這句話是我的一偏之見。我以為這些善事。不是我們做的。我以為一個人

要。做。善。事。先。要。從。切。近。地。方。做。起。第。一。件。對。着。父。母。先。要。盡。了。子。道。對。着。弟。兄。要。盡。了。弟。道。對。了。親。戚。本。族。要。盡。了。親。誼。之。道。夫。然。後。對。了。朋。友。要。盡。了。友。道。果。然。自。問。孝。養。無。虧。了。所。有。兄。弟。本。族。親。戚。朋。友。那。能。够。自。立。綽。然。有。餘。的。自。不。必。說。那。貧。乏。不。能。自。立。的。我。都。能。够。照。應。得。他。安。安。帖。帖。無。憂。凍。餒。的。了。還。有。餘。力。纔。可。以。講。究。去。做。外。面。的。好。事。所。以。孔。子。說。博。施。濟。衆。堯。舜。猶。病。我。不。信。現。在。辦。善。事。的。人。果。然。能。够。照。我。這。等。說。由。近。及。遠。麼。我。道。倘。是。人。族。大。的。就。是。本。族。親。戚。兩。項。就。有。上。千。的。人。還。有。不。止。的。窮。的。總。要。佔。了。一。半。還。有。朋。友。呢。怎。樣。能。都。照。應。得。來。繼。之。道。就。是。這。個。話。我。舍。間。在。家。鄉。雖。不。怎。麼。然。而。也。算。得。是。一。家。富。戶。的。了。先。君。在。生。時。曾。經。捐。了。五。萬。銀。子。的。田。產。做。贍。族。義。田。又。開。了。幾。家。店。鋪。把。那。窮。本。家。都。延。請。了。去。量。材。派。事。所。以。做。族。的。人。希。冀。可。以。免。了。饑。寒。還。有。親。戚。呢。還。是。照。應。不。了。許。多。呀。何。況。朋。友。呢。試。問。現。在。的。大。善。士。可。曾。想。到。這。一。着。我。道。碰。了。荒。年。也。少。不。了。這。班。人。不。然。鬧。出。那。鋌。而。

把世人行善
之心事活畫
出來真是眼
明舌辯

走險的。更是不得了了。繼之道。這個自然。我這話並不是叫人不要做善事。不過做善事要從根上做起罷了。現在那一班大善士。我雖然不敢說沒有從根上做起的。然而沽名釣譽的。只怕也不少。我道。三代以下。惟恐不好名。能够從行善上沽個名譽也罷了。繼之道。本來也罷了。但還不止這個呢。他們起先投身入善會。做善事的時候。不過是一個光蛋。不多幾年。就有好幾個。中第連雲起來了。難道真是天富善人麼。這不是我說刻薄話。我可有點不敢相信的。我指着冊子道。他這上面。不是刻着「經手私肥。雷殛火焚麼」。繼之笑道。你真是小孩子見識。大凡世上。肯拿出錢來做善事的那裡。有一個是認真存了仁人惻隱之心。行他那民胞物與的志向。不過都是在那裡邀福。以爲我做了好事。便可以望上天。默佑萬事如意的。有了這個想頭。他纔肯拿出錢來做好事呢。不然。一個銅錢一點血。他那裡肯拿出來。世人心上都有了這一層迷信。被那善士看穿了。所以也拿這迷信的法子去堅他的信。於是乎就弄出這八個字。

來。我恐怕那雷火沒有閒工夫去處處監督着他呢。我道：究竟他收了款，就登在報上。年年還有徵信錄，未必可以作弊。繼之道：別的我不知。有人告訴我一句話，却很在理上。他說他們一年之中，吃沒那無名氏的錢不少呢。譬如這一本冊子，倘是寫滿了，可以有二三百戶。內中總有許多不願出名的，隨手就寫個無名氏。那捐的數目，也沒有甚麼大上落。總不過是一兩元，或者三四元。內中總有同是無名氏，同是那個數目的，倘使有了這麼二三十個無名氏，同數目的。他只報出六七個，或者十個八個來，就是捐錢的人。只要看見有了個無名氏，就以爲是自己了。那個肯爲了幾元錢去追究他呢？這個話我雖然不知道是真的，是僞的，然而沒有一點影子。只怕也造不出這個謠言來。還有一層，人家送去做冬賑的棉衣、棉袴，只要是那善士的親戚、朋友所用的轎班、車夫、老媽子，那一個身上沒有一套，還有一個人佔兩三套的。雖然這些也是窮人，然而比較起被災的地方，那些災黎是那一處輕，那一處重呢？這裡多分了一

上中下三等
社會一齊寫
盡

處處斟酌的
是細心人的
是熱世故人

套那裡就少了一套。況而北邊地方又比南邊來得冷。認真是一位大善士。是拿人家的賻物來送人情的。麼單是這一層。我就十二分佩服了我道。那麼說大哥這回還捐麼。還去勸捐麼。繼之道。他用大帽子壓下來。只得捐點。也只得去勸上十戶八戶。湊個百十來元錢。交了卷就算了。你想我這個是受了大帽子壓的。纔肯捐。還有明日我出去勸捐起來。那些捐戶。就是講交情的了。問他的本心。實在不願意捐。因為碍着我的交情。好歹化個幾元錢。再問他的本心。他那幾元錢。就猶如送給我的一般的了。加了方纔說的希冀邀福的一班人。共是三種。行善的人。只有這三種。辦賑捐的法子。也只有這三個。你想世人那裡還有個實心行善的呢。說罷取過冊子。寫了二千元。又寫了個條子。叫高升連冊子一起送去。他這是送到那一位朋友處募捐。我可不會留心了。又取過那知啓來。想了一想。只寫上五兩。我笑道。送了一百兩。只寫個五兩。這是個倒九五呢。繼之道。這上頭萬不能寫的太多。因為恐怕同寅的看見我送多了。少

商旅何幸得
遇此好關員

有了好委員
尙且如此可
見關卡之積
弊難除

九

了他送不出多了。又送不起。豈不是叫人家爲難麼。說着又拿鑰匙開了書櫥。在櫥內取出一個小拜匣。在拜匣裡面。翻出了三張字紙。拿火要燒。我問道。這又是甚麼東西。繼之道。這是陳仲眉前後借我的二百元錢。他一定要寫個票據。我不收。他一定不肯。只得收了。此刻還要他做甚麼呢。說罷取火燒了。又對我說道。請你此刻到關上去一次罷。天已不早了。因爲關上那些人。每每要留難人家的貨船。我說了幾次。總不肯改。江面又寬。關前面又沒有好的一個靠船地方。把他留難住了。萬一晚上起了風。叫人家怎樣呢。我在關上總是監督着他們。驗過了馬上就給票放行的。今日你去代我辦這件事罷。明日我要在城裡跑半天。就是爲仲眉的事。下午出城。你也下午回來就是了。我答應了。騎馬出城。一運到關上去。發放了幾號船。天色已晚了。叫廚房裡弄了幾樣菜。到述農房裡。同他對酌。述農笑道。你這個就算請我了麼。也罷。我聽見繼翁說你在你令伯席上。行得好酒令。我們今日也行個令罷。我道。兩個人行令。乏

味得很。我們還是談談說罷。我今日又遇了一件古怪的事。本來想問繼翁。因爲談了半天的賑捐。就忘記了。此刻又想起來了。述農道。甚麼事呢。到了你的眼睛裡。甚麼事都是古怪的。我就把遇見貼招紙的述了一遍。述農道。是人家江湖上的事情。你問他做甚麼。我道。江湖上甚麼事。倒要請教。到底這張大仙是甚麼東西。述農道。張大仙並沒有。是他們江湖上甚麼會黨的暗號。有了一個甚麼頭目到了。住在那裡。恐怕他的會友不知道。就出來滿處貼了這個。他們同會的看了。就知道了。只看那條子貼的底下歪在那一邊。就往那一邊轉彎。走到有轉彎的地方。留心去看。有那條子沒有。要是沒有。還得一直走。但見了條子。就照着那歪的方向轉去。自然走到他家。我道。那裡認得他家門口呢。述農他道。門口也有記認。或者掛着一把破蒲扇。或者掛着一個破燈籠。甚麼東西都說不定。總而言之。一定是個破舊不堪的。我道。他這等暗號。已經被人知道了。不怕地方官拿他麼。述農道。拿他做甚麼。到他家裡。他原是一個

好好的人。誰敢說他是會黨。並且他的會友到他家去。打門也有一定的暗號。開口說話。也有一定的暗號。他問出來。也是暗號。你答上去。也是暗號。樣樣都對了。他纔招接呢。我道。他這暗號。是甚麼樣的呢。你可……我這一句話還不曾說完。忽聽得轟的一聲。猶如天崩地塌一般。跟着又是一片澎湃之聲。把門裡的玻璃窓。都震動了。桌上的杯筋。都直跳起來。不覺嚇了一跳。正是

忽來霹靂轟天響 打斷紛披屑玉談

未知那聲響究竟是甚麼事。且待下回再記。

吾向方喜善人之多也。今而後既知之矣。可發一歎。雖然。猶幸有此三等人。所謂強爲善者。吳繼之一席議論。陳義太高。恐此時社會上。尙不能夢想及之也。

第十六回 觀演水雷書生論戰事 接來電信游子忽心驚

這一聲響不打緊。偏又接着外面人聲鼎沸起來。嚇得我吃了一大驚。述農站

起來道。我們去看看。說着拉了我就走。一面走。一面說道。今日操演水雷聽說一共試放三個。趕緊出去。還望得見呢。我聽了方纔明白。原來近日中法之役。尚未了結。這幾日裡。又聽見臺灣吃了敗仗。法兵已在基隆地方登岸。這裡江防格外吃緊。所以制臺格外認真。吩咐操演水雷。定在今夜舉行。我同述農走到江邊一看。是夜宿雨初晴。一輪明月。自東方升起。照得那浩蕩江波。猶如金蛇萬道一般。吃了幾杯酒的人。到了此時。倒也覺得一快。只可惜看演水雷的人多。雖然不是十分擠擁。却已是立在人叢中的了。忽然又是轟然一聲。遠響四應。那江水陡然間壁立千仞。那一片澎湃之聲。便如風捲松濤。加以那山鳴谷應的聲音。還未斷絕。兩種聲音相和起來。這裡看的人。又是闐然一響。我生平的耳朵裡。倒是頭一回聽見。接着又是演放一個。雖不是甚麼心曠神怡的事情。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。看罷。同述農回來。洗盥更酌。談談說說。又說到那會黨的事。我再問道。方纔你說他們都有暗號。這暗號到底是怎麼樣

的。述農道。這個我那裡得知。要是知道了。那就連我也是會黨了。他們這個會黨。聲勢也很大。內裡面戴紅頂的大員也不少呢。我道。既是那麼說。你就是會黨。也不辱沒你了。述農道。罷。罷。我穀不上呢。我道。究竟他們辦些甚麼事呢。述農道。其實他們空着。沒有一點事。也不見得怎麼爲患地方。不過聲勢浩大罷了。倘能利用他呢。未嘗不可。借他們的力量辦點大事。要是不能利用他。這個養癰貽患。也是不免的。正在講論時。忽然一個人闖了進來。笑道。你們吃酒取樂呢。我回頭一看。不覺詫異起來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繼之。還穿着衣帽呢。我道。大哥不說明天下午出城麼。怎麼這會來了。繼之坐下道。我本來打算明天出城。你走了不多幾時。方伯又打發人來說。今天晚上試演水雷。制台、將軍都出城來看。叫我也去站個班。我其實不願意去。獻這個慫勸。因爲放水雷是難得看見的。所以出來趁個熱鬧。因爲時候不早了。不進城去。就到這裡來。我道。公館裡沒有人呢。繼之道。偶然一夜。還不要緊。一面說着。卸去衣冠。道。我到帳